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一〇一回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

卻說鳳姐回至房中，見賈璉尚未回來，便分派那管辦探春行李粧奩事的一千人。那天已有黃昏以後，因忽然想起探春來，要瞧瞧他去，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著，頭裡一個丫頭打着燈籠。走出門來，見月光已上，照耀如水，鳳姐便命：「打燈籠的回去罷。」因而走至茶房窗下，聽見裡面有人噉噉喳喳的，又似哭，又似笑，又似議論什麼的。鳳姐知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，心內大不受用，便命小紅進去，裝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著，用話套出原委來。小紅答應著去了。鳳姐只帶著豐兒來至園門前，門尚未關，只虛虛的掩著。於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。只見園中月色比外面更覺明朗，滿地下重重樹影，杳無人聲，甚是淒涼寂靜。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，只聽唿的一聲風過，吹的那樹枝上落葉，滿園中唿唿的作響，枝梢上吱吱的發哨，那些寒鴉鴉鳥都驚飛起來。鳳姐吃了酒，被風一吹，只覺身上發噤。豐兒後面也把頭一縮，說：「好冷！」鳳姐也掌不住，便叫豐兒：「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，我在三姑娘那裡等著。」豐兒巴不得一聲，也要回去穿衣裳，連忙答應一聲，回頭就跑了。

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，只覺身後咻咻咻咻，似有聞嗅之聲，不覺頭髮森然直豎起來，由不得回頭一看，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著鼻子聞他呢，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。鳳姐嚇的魂不附體，不覺失聲的「咳」了一聲，卻是一隻大狗。那狗抽頭回身，拖著個掃帚尾巴，一氣跑上大土山上，方站住了，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。

鳳姐此時肉跳心驚，急急的向秋爽齋來，已將來至門口，方轉過山子，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晃。鳳姐心中疑惑，還想著必是那一房的丫頭，便問：「是誰？」問了兩聲，並沒有人出來，早已神魂飄蕩了。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：「嬌娘，連我也不認得了？」鳳姐忙回頭一看，只見那人形容俊俏，衣履風流，分眼熟，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。只聽那人又說道：「嬌娘只管享榮華，受富貴的心盛，把我那年說的『立萬年永遠之基』都付於東洋大海了！」鳳姐聽說，低頭尋思，總想不起。那人冷笑道：「嬌娘那時怎樣疼我來？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？」

鳳姐聽了，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，便說道：「噯呀！你是死了的人哪，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？」啐了一口，方轉回身要走時，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交，猶如夢醒一般，渾身汗如雨下。雖然毛髮悚然，心中卻也明白，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。鳳姐恐怕落人褒貶，連忙爬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，去了這半天？快拿來我穿上罷。」一面豐兒走至跟前，伏侍穿上，小紅過來攙扶著，要往前走。鳳姐道：「我纔到那裡，他們都睡了，回去罷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帶了兩個丫頭，急急忙忙回到家中。賈璉已回來了，鳳姐見他臉上神色更變，不似往常，待要問他，又知他素日性格，不敢突然相問，只得睡了。

至次日五更，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，因太早了，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，便拿起來閒看。第一件，吏部奏請急選郎中，奉旨照例用事。第二件是刑部題奏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：新獲私帶神鎗火藥出邊事，共八名人犯，頭一名鮑音，係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。賈璉想了一想，又往下看。第三件，蘇州刺史李孝一本：參劾縱放家奴，倚勢凌辱軍民，以致因姦不遂，殺死節婦事。凶犯姓時，名福，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家人。賈璉看見這一件，心中不自在起來，待要往下看，又恐遲了，不能見裘世安的面，便穿了衣服，也等不得吃東西。恰好平兒端上茶來，喝了兩口，便出來騎馬走了。

平兒收拾了換下的衣服。此時鳳姐尚未起來，平兒因說道：「今兒夜裡我聽著奶奶沒睡什麼覺，我替奶奶搥著，好生打個盹兒罷。」鳳姐也不言語。平兒料著這意思是了，便爬上炕來，坐在身邊，輕輕的搥著。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，只聽那邊大姐兒哭了，鳳姐又將眼睜開。平兒連向那邊叫道：「李媽，你到底是怎麼著？姐兒哭了，你到底拍著他些。你也忒愛睡了！」

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，聽得平兒如此說，心中沒好氣，狠命的拍了幾下，口裡嘟嘟囔囔的罵道：「真真的小短命鬼兒！放著屍不挺，三更半夜噯你娘的喪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咬牙，便向那孩子身上擰了一把。那孩子哇的一聲，大哭起來。鳳姐聽見，說：「了不得！你聽聽，他該挫磨孩子了！你過去把那黑心的養漢老婆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，把姐姐抱過來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別生氣，他那裡敢挫磨姐兒？只怕是不提防嚇了一下子，也是有的。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，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，倒說三更半夜的打人了。」

鳳姐聽了，半日不言語，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瞧瞧，這會子不是我旺八旺的呢！明兒我要是死了，撂下這小孽障，還不知怎麼樣呢！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，這是怎麼說？大五更的，何苦來呢？」鳳姐冷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？我是早已明白了，我也不久了！雖然活了二〇五歲，人家沒見的也見了，沒吃的也吃了，衣祿食祿也算全了，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，氣也賭盡了，強也算爭足了。就是『壽』字兒上頭缺一點兒，也罷了！」平兒聽說，由不的眼圈兒紅了。鳳姐笑道：「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，我死了，你們只有喜歡的。你們一心一計，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省的我是你們眼裡的刺。只有一件，你們知好歹，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！」平兒聽了，越發掉下淚來。鳳姐笑道：「別扯你娘的臊！那裡就死了呢？這麼早就哭起來！我不死，還叫你哭死了呢。」平兒見說，連忙止住哭，道：「奶奶說的這麼叫人傷心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又搥，鳳姐纔朦朧的睡著。

平兒方下炕來，只聽外面腳步響。誰知賈璉去遲了，那裘世安已經上朝去了，不遇而回，心中正沒好氣，進來就問平兒道：「他們還沒起來呢麼？」平兒回說：「沒有呢。」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，冷笑道：「好啊！這會子還都不起來，安心打擂台撒手兒！」一疊聲又要吃茶。平兒忙倒了一碗茶來。原來那些丫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，又復睡了，不打量這會子回來，原不曾預備，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了來。賈璉生氣，舉起碗來，嘩啷一聲，摔了個粉碎。

鳳姐驚醒，嚇了一身冷汗，「噯喲」一聲，睜開眼，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旁邊，平兒彎著腰拾碗片子呢。鳳姐道：「你怎麼就回來了？」問了一聲，半日不答應，只得又問一聲。賈璉嚷道：「你不要我回來，叫我死在外頭罷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又是何苦來呢？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，問你一聲兒，也沒什麼生氣的。」賈璉又嚷道：「又沒遇見，怎麼不快回來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沒有遇見，少不得耐煩些，明兒再去早些兒，自然遇見了。」賈璉嚷道：「我可不『吃著自己的飯，替人家趕獐子』呢！我這裡一大堆的事，沒個動秤兒的；沒來由，為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，當什麼呢？正經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，死活不知：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！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，又罵平兒。

鳳姐聽了，氣的乾咽，要和他分證，想了一想，又忍住了，勉強陪笑道：「何苦來生這麼大氣？大清早起，和我叫喊什麼？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？你既應了，只得耐煩些，少不得替人家辦辦，——也沒見這個人自己有為難的事還有心腸唱戲擺酒的鬧。」賈璉道：「你可說麼！你明兒倒也問問他。」鳳姐詫異道：「問誰？」賈璉道：「問誰？問你哥哥！」鳳姐道：「是他嗎？」賈璉道：「可不是他，還有誰呢？」鳳姐忙問道：「他又有什麼事，叫你替他跑？」賈璉道：「你還在罈子裡呢！」鳳姐道：「真真這就奇了！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。」賈璉道：「你怎麼能知道呢！這個事，連太太和姨太太還不知道呢。頭一件，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；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：所以我在外頭壓住了，不叫裡頭知道。說起來，真真可人惱！你今兒不問我，我也不便告訴你。你打量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！你知道外頭的人都叫他什麼？」鳳姐道：「叫他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叫他什麼？——叫他『忘仁』！」鳳姐撲哧的一笑：「他可不叫王仁，叫什麼呢？」賈璉道：「你打量那個王仁嗎？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『忘仁』哪！」鳳姐道：「這是什麼人這麼刻薄嘴兒糟蹋人！」賈璉道：「不是糟塌他呀。今兒索性告訴你，你也該知道知道你那哥哥的好處！到底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呵！」

鳳姐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噯喲！可是呵，我還忘了問你：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嗎？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。前者老爺陞了，二叔那邊送過戲來，我還偷偷兒的說：『二叔為人是最高刻的，比不得大舅太爺。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似的。不麼，昨兒大舅太爺沒了，你瞧他是個兄弟，他還出了個頭兒攪了個事兒嗎？』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，僱們還他一班子戲，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。如

今這麼早就做生日，也不知是什麼意思。」賈璉道：「你還作夢呢！你哥哥一到京，接著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。他怕僑們知道攔他，所以沒告訴僑們，弄了好幾千銀子。後來二舅噴著他，說他不該一網打盡。他吃不住了，變了個法兒，指著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，想著再弄幾個錢，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。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，人家知道不知道，這麼丟臉！你知道我起早為什麼？如今因海疆的事情，御史參了一本，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，本員已故，應著落其弟王子勝，姪兒王仁賠補。爺兒兩個急了，找了我給他們託人情。我見他們嚇的那個樣兒，再者，又關係太太和你，我纔應了。想著找找總理內庭都檢點老裘替辦辦，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，偏又去晚了，他進裡頭去了。我白起來跑了一趟，他們家裡還那裡定戲擺酒呢，你說說，叫人生氣不生氣！」

鳳姐聽了，纔知王仁所行如此，但他素性要強護短，聽見賈璉如此說，便道：「憑他怎麼樣，到底是你的親大舅兒。再者，這件事，死的大爺，活的二叔，都感激你罷了。沒什麼說的，我們家的事，少不得我低三兒下四的求你，省了帶累別人受氣，背地裡罵我！」說著，眼淚便下來了，掀開被窩，一面坐起來，一面挽頭髮，一面披衣裳。賈璉道：「你倒不用這麼著，是你哥哥不是人，我並沒說你什麼。況且我出去了，你身上又不好，我都起來了，他們還睡著，僑們老輩有這個規矩麼？你如今作好好先生不管事了。我說了一句，你就起來；明兒我要嫌這些人，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？好沒意思啊！」

鳳姐聽了這些話，纔把淚止住了，說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我也該起來了。你有這麼說的，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，那就是你的情分了。再者，也不光為我，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。」賈璉道：「是了，知道了。『大蘿蔔還用屎澆』？」平兒道：「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？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？——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，拿著我們出氣。何苦來呢？奶奶也算替爺掙夠了，那一點兒不是奶奶擋頭陣？不是我說：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，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，況且關著好幾層兒呢，就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，也不怕人家寒心？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！我們起遲了，原該爺生氣，左右到底是奴才呀！奶奶跟前，儘著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，這是何苦來呢！」說著，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。

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，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，又尖利，又柔情的話呢？便笑道：「夠了，算了罷！他一個人就夠使的了，不用你幫著。左右我是外人，多早晚我死了，你們就清淨了！」鳳姐道：「你也別說那個話，誰知道誰怎麼樣呢？你不死，我還死呢！早死一天早心淨。」說著，又哭起來，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。那時天已大亮，日影橫窗，賈璉也不便再說，站起來出去了。

這裡鳳姐自己起來，正在梳洗，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丫頭過來道：「太太說了：叫問二奶奶今日過舅太爺那邊去不去，要去說叫二奶奶同著寶二奶奶一路去呢。」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，恨娘家不給爭氣；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，也實在沒精神，便說道：「你先回太太去：我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，今日不能去；況且他們那又不是什麼正經事。寶二奶奶要去，各自去罷。」小丫頭答應著回去回復了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鳳姐梳了頭，換了衣服，想了想，雖然自己不去，也該帶個信兒；再者，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，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：於是見過王夫人，支吾了一件事，便過來到寶玉房中。只見寶玉穿著衣服，歪在炕上，兩個眼睛默默的看寶釵梳頭。鳳姐站在門口，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，連忙起身讓坐。寶玉也爬起來，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。寶釵因說麝月道：「你們瞧著二奶奶進來，也不言語聲兒！」麝月笑著道：「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不叫言語麼。」鳳姐因向寶玉道：「你還不走，等什麼呢？沒見這麼大人了，還是這麼小孩子氣。人家各自梳頭，你爬在旁邊看什麼？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，還看不夠嗎？也不怕丫頭們笑話？」說著，哧的一笑，又瞅著他啞嘴兒。

寶玉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還不理會。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飛紅，又不好聽著，又不好說什麼。只見襲人端過茶來，只得搭訕著，自己遞了一袋煙。鳳姐兒笑著站起來接了，道：「二妹妹，你別管我們的事，你快穿衣服罷。」寶玉一面也搭訕著，找這個，弄那個。鳳姐道：「你先去罷，那裡有個爺們等著奶奶們一塊兒走的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，不如前年穿著老太太給的那件『雀金泥』好。」鳳姐因慳他道：「你為什麼不穿？」寶玉道：「穿著太早些。」

鳳姐忽然想起，自悔失言。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，只是那些丫頭們跟前，已經不好意思了。襲人卻接著說道：「二奶奶還不知道呢，就是穿得，他也不穿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這是什麼原故？」襲人道：「告訴二奶奶，真真的我們這位爺行的事都是天外飛來的。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，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裳，誰知那一天就燒了。我媽病重了，我沒在家。那時候還有晴雯妹妹呢，聽見說，病著整給他縫了一夜，第二天，老太太纔沒瞧出來呢。去年那一天，上學天冷，我叫焙茗拿了去給他披披，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，想起晴雯來了，說了總不穿了，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。」鳳姐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你提晴雯，可惜了兒的！那孩子模樣兒手兒都好，就只嘴頭子利害些。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，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。還有一件事：那一天，我瞧見廚房裡柳家的女人，他女孩兒叫什麼五兒，那丫頭長的和晴雯脫了個影兒。我心裡要叫他進來，後來我問他媽，他媽說是很願意。我想著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我去，我還沒還他呢，就把五兒補過來罷。平兒說：『太太那一天說了，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。』我所以也就擱下了。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，還怕什麼呢？不如我就叫他進來。——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？要想著晴雯，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。」寶玉本要走，聽見這些話又歎了。襲人道：「為什麼不願意？早就要弄進來的，只是因為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那麼著，明兒我就叫他進來。太太的跟前有我呢。」寶玉聽了，喜不自勝，纔走到賈母那邊去了。

這裡寶釵穿衣服。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般恩愛纏綿，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，甚是傷心，坐不住，便起身向寶釵笑道：「我和你上太太屋裡去罷。」笑著出了房門，一同來見賈母。

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舅家去。賈母點頭說道：「去罷，只是少吃酒，早些回來，你身子纔好些。」寶玉答應著出來，剛走到院內，又轉身回來，向寶釵耳邊說了幾句，不知什麼。寶釵笑道：「是了，你快去罷。」將寶玉催著去了。

這裡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，只見秋紋進來傳說：「二爺打發焙茗回來說，請二奶奶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又忘了什麼，又叫他回來？」秋紋道：「我叫小丫頭問了焙茗，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，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：若是去呢，快些來罷；若不去呢，別在風地裡站著。」說的賈母鳳姐並地下站著的老婆子丫頭都笑了。寶釵的臉上飛紅，把秋紋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好個糊塗東西！這也值的這麼慌慌張張跑了來說？」秋紋也笑著回去叫小丫頭去罵焙茗。那焙茗一面跑著，一面回頭說道：「二爺把我巴巴兒的叫下馬來，叫回來說的。我若不說，回來對出來，又罵我了。這會子說了，他們又罵我！」

那丫頭笑著跑回來說了。賈母向寶釵道：「你去罷，省了他這麼不放心。」說的寶釵站不住，又被鳳姐慳著玩笑，沒好意思，纔走了。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了來了，給賈母請安，見過了鳳姐，坐著吃茶。賈母因問他：「這一向怎麼不來？」大了道：「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，有幾位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，所以不得空兒來。今日特來回老祖宗：明兒還有一家作好事，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興？若高興，也去隨喜隨喜。」賈母便問：「做什麼好事？」大了道：「前月為王大人府裡不乾淨，見神見鬼的，偏生那太太夜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。因此，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，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，做四□九天的水陸道場，保佑家口安寧，亡者昇天，生者獲福。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太太的安。」

卻說鳳姐素日最是厭惡這些事，自從昨夜見鬼，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，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，不覺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，已有三分信意，便問大了道：「這散花菩薩是誰？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？」

大了見問，便知他有些信意，說道：「奶奶要問這位菩薩，等我告訴你奶奶知道：這個散花菩薩，根基不淺，道行非常，生在西天大樹國中。父母打柴為生。養下菩薩來，頭長三角，眼橫四目，身長八尺，兩手拖地。父母說這是妖精，便棄在冰山背後了。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的老獼猴出來打食，看見菩薩頂上白氣沖天，虎狼避邊，知道來歷非常，便抱回洞中撫養。誰知菩薩帶了來

的聰慧，禪也會談，與獼猴天天談道參禪，說的天花散漫，到了一千年後，便飛昇了。至今山上猶見談經之處，天花散漫，所求必靈，時常顯聖，救人苦厄。因此，世人纔蓋了廟，塑了像供奉著。」鳳姐道：「這有什麼憑據呢？」大了道：「奶奶又來搬駁了。一個佛爺可有什麼憑據呢？就是撒謊，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咧，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？奶奶只想，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，他到底是祝國裕民，有些靈驗，人纔信服啊。」鳳姐聽了大有道理，因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明兒去試試。你廟裡可有籤？我去求一籤，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來，我從此就信了。」大了道：「我們的籤最是靈的，明兒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麼著，索性等到後日初一，你再去求。」說著，大了吃了茶，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，回去不提。

這裡鳳姐勉強扎掙著，到了初一清早，令人預備了車馬，帶著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。大了帶了眾姑子接了進去，獻茶後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。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，一秉虔誠，磕了頭，舉起籤筒，默默的將那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，纔搖了三下，只聽喇的一聲筒中攏出一支籤來。於是叩頭，拾起一看，只見寫著「第三□三籤，上上大吉」。大了忙查簿籤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王熙鳳衣錦還鄉。」

鳳姐一見這幾個字，吃一大驚，忙問大了道：「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？」大了笑道：「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，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？」周瑞家的在旁笑道：「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來著。我們還告訴他重著奶奶的名字，不許叫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倒忘了。」說著，又瞧底下的，寫的是：

去國離鄉二□年，於今衣錦返家園。蜂採百花成蜜後，為誰辛苦為誰甜？

行人至，音信遲。訟宜和。婚再議。

看完也不甚明白。大了道：「奶奶大喜，這一籤巧得很。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，何曾回南京去過？如今老爺放了外任，或者接家眷來，順便回家，奶奶可不是『衣錦還鄉』了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丫頭。鳳姐也半信半疑的。大了擺了齋來，鳳姐只動了一動，放下了要走，又給了香銀。大了苦留不住，只得讓他走了。

鳳姐回至家中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。問起籤來，命人一解，都歡喜非常：「或者老爺果有此心，僑們走一趟也好！」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，也就信了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，醒來不見寶釵，正要問時，只見寶釵進來。寶玉問道：「那裡去了，半日不見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。」寶玉聽說，便問是怎麼樣的。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，又道：「家中人人都說好的，據我看，這『衣錦還鄉』四字裡頭還有緣故，後來再瞧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又多疑了，妄解聖意。『衣錦還鄉』四字，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，今兒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。依你說，這『衣錦還鄉』還有什麼別的解說？」寶釵正要解說，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丫頭過來請二奶奶，寶釵立刻過去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